

日記札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上海圖書館藏
稿鈔本日記叢刊

周德明 黃顯功 主編

4

周德明 黃顯功 主編

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

第四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清)焦循撰

理堂日記

清嘉慶元年七至十二月

稿本

第四冊目錄

理堂日記 (清)焦循 撰

丙辰(嘉慶元年 一七九六)

七月 一

八月 一三

九月 三〇

十月 四六

十一月 六〇

十二月 八〇

清儀閣日記 (清)張廷濟 撰

乙丑(嘉慶十年 一八〇五)

正月 八三

二月 九七

三月		一〇四
四月		一〇六
五月		一〇九
六月		一一七
閏六月		一二六
七月		一二九
八月		一四八
九月		一五九
十月		一六五
十一月		一九六
十二月		二一〇

張叔未日記(嘉庆三至七年 一七九八至一八〇二) (清)張廷濟撰	二七五
張叔未日記雜稿(嘉庆十五至二十年 一八一〇至一八一五)(一) (清)張廷濟撰	三九九

日記皆頂格寫

理堂日記

嘉慶元年七月初四日自浙省上船歸揚州以兒病也

廷琥始患臂腫浙醫朱某庸醫也以其不高不紅以為陰疽誤服內托之藥十餘劑忽見諸惡症初余見其腫心知為寒溼所浸漬格於人言乃服此庸醫之藥溼已化熱上蒸督脈以至項痠背困余心知其誤適廷琥亦泣欲歸乃急下船是晚忽氣塞發喘夜轉筋兩次勢極危險殆

初五日雨阻平望半日悶々兒病益劇不能坐夜轉筋更

甚幸篋有宣木瓜煎水洗之又服兩次乃可是晚雨

初六日下午後至蘇州訪顧雨田先生于閭門已出泊于

其門

初七日至顧雨田先生家坐其小讀書堆悟抱沖少選先

生出診之良久亦言溼蒸成熱內防骨痠外防毒潰

此與

當是天庫前

庸醫之說相反宜急服大補陰煎乃於庫前雷家買

丸藥上船與服服藥喘定氣平蓋溼毒方蒸得此苦寒之藥其火毒潛消也急趨山塘過江鄭堂家見其太夫人甚苦送錢一千文而行連日僕亦病幸得張廣德之

价搭船大為出力然至此留蘇辦事船中甚苦不可言
矣

初八日至丹陽

初九日早渡江抵揚至黃秋翁家李父堂少選亦至旋約
李振翁為廷琥診脈亦云寒溼蒸於督脈當服薑灰鹿
角四劑可愈以薑灰與顧君知柏相反不能決

初十日早同父堂及黃秋翁往候趙仰兄請其為廷琥診
視反復再三言脈氣沈遲陽虛之象項痠臂腫姑不必
泥且服六君子湯十劑更視可也以其立論平和乃

下缺

此大興再之言，雖原委未明，然二事即與前報不符。
昨十月廿四日，又堂中黃林曾到，據稱大興曾述及前報。
前報謂王爺以重人與國事，故謂其不預也。
李、鄭、黃、林、張、趙、五人之與，至為詳細，而臺中亦
詳述其事，其詳載於黃林曾事，又堂中對不至有誤。
昨八日，王長到。
夫
竹韻錄大興出，以爲至九，則神機軍謀中，吾輩亦不言。

低一格移在第一行

李振聲名鈞少從師師宗傷寒論解之最精有病傷寒者其師以其身痛如負杖投之理中四逆不效技窮避之明日病家來請李紹之曰師命我代視也乃往熟視病者呼身痛左右睡一小奴手捶之李頓悟

曰天下無負杖猶喜挫者且陰症之象疑靜此石左
睡非陰疑之象也非仲景所謂骨節煩疼者乎竟投
以大青龍湯一服而汗愈未幾來謝其師師不知詰
之乃知李所為李告以所疑如是師大駭曰子悟在
出我上何可在弟子列急趨之懸牌

忽改小字此何理也
亦應低一格大字寫
江鶴亭起至趙仰葵
條止均同

江鶴亭方伯之弟病傷寒四十日發狂譫語欲飲水
醫日至二三十輩服寒水石不效服消黃不效服地
黃丹芍亦不效乃請李視李曰此寒症無服寒藥之
理以人參一兩附子一兩促之煎服甫入咽煩亂起
舞發狂目中血出舌盡黑鼻中煙煤羣醫大噪曰李
大膽真殺人矣服寒藥二十劑不愈者熱太甚故也
若寒症一投石膏即斃矣方伯問諸醫能治否曰不
能當仍請李大膽來詰之方伯依其言李至衆共咻

喻嘉言復生

之李徐能
 李曰吾能
 徐能之脈
 出謂諸醫
 曰此居不
 去君敢包
 醫否眾曰
 不
 人罪何如
 諸醫唯退
 乃增為人
 參四兩附
 子二兩
 親煎投之
 戒曰吾不
 去但聽其
 煩亂發狂
 如故自卯
 至未忽委
 頓困卧于
 地或告李
 李曰吾藥
 驗矣俟醒
 脰之至夜
 半醒呼李
 李問故李
 曰愈矣可
 勿藥也三
 日遂能起
 食飯矣方
 伯問故李
 曰此陰格
 陽之症陰
 盛於下陽
 格於上故
 六月陰盛
 值否遯卦
 而人苦大
 熱也熱在
 上一陰投
 寒藥不見
 其害蓋未
 及陰處陽
 已爍之也
 若一兩陰
 象即死成
 八九月剝
 廬之凶矣
 吾始以附
 子一兩與
 熱敵及力
 戰過此熱
 界而附子
 之氣味已
 過所以第
 見其苦不
 見其利也
 倍附而四
 倍用參使
 附子力得
 達於陰陰
 解而所格
 之陽亦解
 霍然何疑
 方伯曰不
 說明真令
 人驚駭欲
 死商人洪
 某聞之以
 疑五百金
 聘李之楚
 居楚者二
 年者背寒
 無脈李脰
 之曰熱結
 也用三黃
 石

讀書得聞

真發前人所未發

膏湯治之倍用一服而眼珠突入不見氣微欲絕更視之
曰效矣母年八十患瘡醫用柴胡湯投之明愈其家怪
徐某如綫入投之明愈其家怪
黑胎如綫入投之明愈其家怪
之延李視之曰治瘡用柴胡湯五分華發一前聞乃以參
朮理脾之藥二三日治瘡用柴胡湯五分華發一前聞乃以參
黑退而瘡止循以治其少陽病非為瘡設也古人立治矣
柴胡湯仲景製以治少陽病非為瘡設也古人立治矣
瘡之方曰清脾則瘡藏於脾外不在肝膽明矣人之五
臟惟脾能容夏月脾瘡發於脾外不在肝膽明矣人之五
土性寬大不即發也至秋後脾陽漸歸邪氣拒之以
主作客止氣攻而邪氣拒故作寒熱脾主信故每以
之戰有常期正氣一日不歸穴探氣一非此味不能間
日用不止故清脾飲用草集入穴探氣一非此味不能間
瘡者脾陽本虛不能容邪木所以強土有往用燥溼
祛暑之劑即效其受病本輕也瘡古人有治之者用
有患瘡每瘡至則厥李曰此屍瘡古人有治之者用

有枸杞子一斤盡剉而瘡上
 次費金百餘大抵治年之法
 視之乎知其黃治數年矣日
 能治今請我唯能色治須面
 費耳其人唯我竟以五百金
 茶服之藥盡病愈其人菲藥
 在左而根本在右前用道遙
 之法皆治其經也肝主急甘
 經之藥何能為力肝無補法
 所濟肝本自和諺曰肝不知
 不可黃先生知治經不知治
 而愈循聞之深服此論之精
 管姓者右脇痛不能食醫皆
 偏於余家用甘草則不服草
 食中皆用甘草則不服草
 徐氏嫁於商寡居余家患右
 亦以甘草服之僅盡一兩遂
 愈惟月餘後復發又服

通經之士
乃能知此

一兩今三年矣其痛永不止
病不治在瀉愈不在止與
枚以猪脂四兩煎之盡日
如其言服至十劑瀉始不
水直流親戚子孫戒不可
百不其言當不謬始待之
止不撰榜來十日與翁少
之殿所服方見則擲去如
胗者予翁徐以李之則言
醫者極是翁徐以李之則
方此瀉止翁徐以李之則
耳乃大怖金曰急請李
家約四大怖金曰急請李
日更訂四十日漸稀百而
始訂百漸稀百而止精固
六十一瀉漸稀百而止精固

藥也甲寅秋大疫循之婦染之用吳又可下法愈半月後
復甚殆無已決請振翁視之至則診脈悶良久又熱視
大有色又飢又與之曰以野鴨煮之稠粥灌之如言至三更
乃醒呼飢又與之食曰與之早野鴨煮之稠粥灌之如言至三
食野鴨粥數日再與之仲景辨脈論曰去疾而有徐徐之
故曰本無非有力也仲景辨脈論曰去疾而有徐徐之
知其外實而內虛也今人脈所謂去疾而有徐徐之
來徐者知其虛也今人脈所謂去疾而有徐徐之
肉食中氣一盛殘邪自散鴨性涼野鴨性溫中虛不
宜涼味故用野也邪自散鴨性涼野鴨性溫中虛不
其論脈曰仲景言呼吸者脈之頭也此呼吸乃病者
之呼吸脈曰仲景言呼吸者脈之頭也此呼吸乃病者
疾之辨即庸醫誤為較者而一脈即以此辨徐疾不知徐
與傷寒論說之蔡詳人之窮經徒沿俗說無怪其陰
陽表裏之不明也又陰象之凝陽象之故仲景以此
陽全於此辨脈如緩則動象之凝陽象之故仲景以此

辨風與寒此必神而明之非可以刻板書求之也李
其論外科曰外科書多不可盡據人上半屬陽者必
高腫而紅下半屬陰者必平不潰今外科以此判生死輕
重不知生於死輕重者必平不潰今外科以此判生死輕
又起於淫斷無潰理恨先不聞振翁此言誤服攻托
之藥幾至於危
趙仰葵曰傷寒辨脈之妙吾不如李振翁嘗有與夫
病四逆湯症投之不效使之求於振翁振翁於原
方加官桂數分一服即愈
此非八仲景之室不能也

十一

一日早程中之兄約於小方壺喫茶許楚生衣冠來叩
首拜謝為英靈集事也乃同喫茶往汪晉蕃兄家留喫
飯晚李父堂以知己室薰肉至秋平家雄談更許乃散